

重逢恩师——丘雪莲老师！

——兼谈少年往事

作者：金梅子

想都不曾想到过，时隔60多年未谋面的恩师——丘雪莲老师，竟会在网络上与我重逢。而搭上这座桥梁的，居然是丁宜“华侨中小学校”的老同事叶荣展老师。

丘老师住在棉兰，荣展老师与我同在耶城，两地相隔何止千里。且荣展老师是丁宜人，也没有和我同过学。怎么会拉扯上这段关系？这就很奇怪。

事缘早几天，荣展老师与我在网上闲聊，忽然提起一个人。他对我说，此人认识我，还有点远亲关系，问我要不要与她联系。

“当然要呀！”我回答。问名字，他卖关子，硬要我猜。我搜尽枯肠，怎么也猜不出她到底是谁。

这也难怪呀，我投胎地球80年，交往过的朋友何其多，要我猜，从何猜起？他被我问急了，只好笑着摊牌，写下了“丘雪莲”三个字。

我一看，愣住了！丘雪莲！这不是我少年时期的恩师吗？都超过半个世纪了，从没交往过，怎么会突然冒出头来？问荣展老师怎么认识的。他说，50年代留学棉兰，曾与丘老师同住一家宿舍，因此认识。

哦，这下明白了。谈起丘老师，终不免又令我勾起一段学生时期的往事。

丘雪莲老师是我初中时期学习写作的启蒙恩师，端庄漂亮。她教我们中文，经常在作文节将我的作文呈堂诵读，以作示范。这对我之后的写作生涯垫下基石，

鼓励不小。

记得那年，除了丘老师之外，身边还有一位身穿旗袍的殷德义老师，与及70年代在棉兰颇负盛名的“歌迷王子”伍景山老师，他俩都曾送书给我，对我都很关爱。

伍景山老师年轻英俊，是我班的歌唱老师，音质很好。他教过我们一首好听的民歌“燕子”，歌声绕梁，迄今难忘。这首歌的歌词，我依稀还记得一点点：“燕子啊。。。你是我的。。。燕子啊。。。”。这首歌颇有趣，同学们有一搭没一搭地总爱随声唱和。当时有位调皮的同学还给伍老师套上个“燕子”的绰号。

伍老师很年轻就走人，听说是犯上癌症。至于殷德义老师是否还健在，这就不得而知了。如果还活在人间，低估也该近百岁了吧。

在所有的课程中，我最喜爱中文，因中文节附有作文课。我写作文时脑

筋伶俐，下笔如有神助，很快就可以交卷，同学们都很羡慕。

我爱好看书，年纪轻轻就阅读过大量的文学作品，尤其喜爱通俗的流行小说，因它语言流畅，含有丰富的生活色彩，百读不厌。我还订阅过港九出版的“学生周报”。这份周报内容丰富，选用的都是在校学生的作品。印尼也有多人投稿。我曾偷偷地寄过几篇作文，都如石沉大海，没见回音。想是程度不够，还需努力赶上吧。

记得那时在棉兰，曾有过一家“新中华报”。该报经常附送港九出版的流行小说，如小报形式，配有插图。我曾拥有过一份香港名作家刘以鬯先生描述南洋风情的小说。书名忘记了。只记得故事主角是一位憨直的乡村小伙张乃猪。故事精彩，文笔流畅，我十分喜爱，可惜这本小说搬家时遗失了。

我嗜书如命，有

钱就买书。那年代，棉兰人口稀少，市场萧条，书店不多。我家附近有“我的书店”及“国泰书店”，规模都很小，书价也很贵。好在“国泰书店”附有旧书摊。书是旧的，所以便宜，我的零用钱几乎都花在购书上。

爸爸见我喜欢书，就帮我床头钉了个书架。我家俨然成为小型“图书馆”。爱看书的朋友都会向我借阅。这批书，之后都成为我学习写作的助缘，我不断重复阅读，学习老作家们的写作技巧，进步飞快。

忆起少年，感慨万千。那段日子虽然物资匮乏，但却过得很开心。离开学校后几年，我曾在“兴中日报”发表过一篇习作，题目是：“静夜忆师恩”，感谢当年三位恩师对我的栽培与厚爱。

为了撰写本篇纪念文，我再度翻出这篇陈年旧作以资参考。没想剪贴部打开，才发觉剪报经已发黄，字粒模糊不清，已无法细读。

这篇旧作发表在1960年间。文章旧了，而我也老了。值得告慰的倒是，我当年曾避开排华年间焚毁华文书报的禁令，将它保存迄今。这批旧作犹如我的心头肉，我怎忍心将它们投入火海，付诸一炬呢。（完）



伍老师与先夫纪念照。



伍雪莲老师近照